

卷一〇三九 死字

卷一〇三〇 死字

永樂大典

斯已斯 篆 歠 並古 歠 經 歠 古孝 歠 寶帶篆姚敦 歠 臨二十四體篆 歠 公

鼎 毀 歠 舊 歠 古並揚鉤 歠 鍾鼎集韻 歠 寅 歠 公緘 歠 師諲 歠 泰山石

刻 歠 並石 歠 經 歠 古孝 歠 汗 歠 並古 歠 杜從古集篆

歠 並徐鉉 歠 隸 死 老子銘見洪 死 孔宙碑見並 真死 顏

卿 死 蔡 死 趙子 行 死 王 死 王 死 黃庭 死 米 草死 衛

死 王羲之 死 王獻之 死 張錦 死 鮮于

總敘 爾雅崩薨無祿卒殂落殯死也 殂 殂落殯死也 殂 殂落殯死也 殂 殂落殯死也

鄭注云。異死者。為人藝云無知。若猶不同然也。自上顛珠曰崩。顛珠之聲。卒終也。不殂。不終其祿。死之古。斯也。精神漸盡也。人曰。壽考曰卒。短

折曰不祿。鄭注云。祿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。而不為者老而死。從大夫之稱。少而死。從士之稱。此云無祿者。即彼之不祿也。殂落者。李巡曰。殂落。充死之稱。郭云古者死亡。尊卑同稱耳。故尚書先曰殂落。舜曰陟方乃死者。皆虞書舜典文也。謂之殂落者。蓋殂為往也。言人命盡而往落者。若草木葉落也。殂者。案隱九年左傳云。衷戎師前後擊之。盡殂。杜注云。殂。死也。禮記曲禮上曰。天子曰崩。諸侯曰薨。大夫曰卒。士曰不祿。庶人曰死。鄭玄注曰。山崩壞曰崩。薨。崩之聲也。卒。終也。不祿。不充其祿也。死之言。漸也。精神漸盡也。死。寇曰兵。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也。壽考曰卒。短折曰不祿。老而死。從大夫之稱。少而死。從士之稱也。春秋說題辭天子曰崩。崩之為言殞也。諸侯稱薨。薨之為言奄然而亡。大夫曰卒。精輝終卒。卒之為言絕。絕於邦也。士曰不祿。失其忠也。不祿之言。削名章也。庶人曰死。魂魄去心。死之為言精爽窮也。五經通義曰。崩薨從何王以來乎。曰從周。何以言之。尚書曰。放勳乃殂落。舜曰陟方乃死。武王既王。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。至成王太平。乃制崩薨之著。尚書曰。翌日乙丑。成王崩。釋名曰。漢以來謂死為物故。言其諸物皆就朽也。論語子罕篇。子疾病。子路使門人為臣。病間曰。久矣哉。由之行詐也。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。無寧死於二三子之

手乎。且予縱不得大葬。予死於道路乎。季路曰：敢問死。曰：未知生。焉知死。劉向說苑子貢問夫子：人死有知。將無知也。孔子曰：吾欲言死人有知也。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。吾欲言死人無知也。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。賜欲知人死。有時將無知也。死徐自知之。猶未晚也。又曰：莊子之楚。見窮髑髏。髑髏然有形。擿以馬捶。因而問之曰：夫子貪生失理。而為此乎。將子有亡國之事。銖鉞之誅。而為此乎。於是語卒。援髑髏枕而卧。夜半髑髏見夢曰：子之談者似辯士。諸子所言。皆生人之累也。死則無此矣。子欲聞死之說乎。莊子曰：然。髑髏曰：死無君於上。無臣於下。亦無四時之事。縱然以天地為春秋。雖南面王樂。不能過也。無能子無憂篇。夫人大惡者死也。形骸不搖而偃者也。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。則非生之具也。故不待不搖而偃。則曰死。方搖而趨。本死矣。所以搖而趨者。憑於本不死者耳。非能自搖而趨者。形骸本死。則非合死。非合死。無死矣。死者。人之大惡也。無死可惡。則形骸之外。何足汨吾之至和哉。史記曰：范雎說秦昭王曰：夫以鳥獲任鄙之力。荆成孟賁。許慎曰：荆成。勇士也。孟賁。衛人。慶忌。夏育之勇馬。而死者。人之所必不免也。程氏遺書：死者不可謂有知。不可謂無知。上蔡語錄：余問死生之說。謝子曰：人死時氣盡也。曰：有鬼神否。謝子曰：余當時

亦曾問明道先生。明道曰。待向你道無來。你怎生信得。及待向你道有來。你但去尋討看。謝曰。此便是答底語。又曰。橫渠說得來別。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。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。講說不濟事。曰。沉魂滯魄。影響底事如何。曰。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。張亢。郡君化去。嘗來附語。亢所知事。皆能言之。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。又自外來。亢欲接之。道士封一碁子。令將去問之。張不知數。便道不得。乃曰。許多時共你做夫婦。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。我今後更不來。又如紫姑神。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。不信底把着寫不得。推此可以見矣。曰。先王祭享鬼神則甚。曰。是他意思別。三日齋。五日戒。求諸陰陽四方上下。盖是要集自家精神。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。如武王伐商。所過名山。大川致禱。山川何知。武王禱之者以此。雖然。如是以為有。亦不可。以為無。亦不可。這裏有妙理。於若有若無之間。湏斷置得去始得。曰。如此却是鶻突也。謝子曰。不是鶻突。自家要有便有。自家要無便無始得。鬼神在虛空中。辟塞滿。觸目皆是。為他是天地間妙用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。知命雖淺近。也要信得及。將來做田地。就上面下工夫。余初及第。年歲前夢入內庭。不見神宗。而太子涕泣。及釋褐時。神宗晏駕。哲廟嗣位。如此事。直不把來草草看。却萬事真實有命。人力計較不

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
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
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朱子語錄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
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神祇
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
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
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
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
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
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
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
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
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
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
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
而散也晦庵續錄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

害者皆是未伏死。又更聚得這精神。安於死者。便自無。何曾見堯舜做鬼來。曾見人說有人死。其室中皆溫煖。便是氣之散。禮記云。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。焄蒿悽愴。此百物之精也。昭明是精光。焄蒿是煖氣。悽愴是慘慄者。如漢書李少君招魂云。其氣肅然。死而氣散。泯然無迹者。是其常道理。恁地有託生者。是偶然聚得氣不散。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。便再生。然非其常也。伊川云。左傳伯有為厲。又別是一理。

自古

有死

識遺世俗惑佛老者。期不死復生。然孔子曰。自古皆有死。老子曰。人生大期。以百二十年為節度。釋氏經云。天地及日月。時至皆歸盡。况天裂星隕。郡陷谷遷。沙漠遺滄海之蹤。崑崙著螺蚌之窟。乾坤且有毀時。人欲久不死。理乎。後世方士言黃帝老聃例不死。余考易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。而黃帝葬橋山。莊子述老聃死。秦失弔之。而鄆縣柳縣各有老子墓。故近時劉潛夫詩云。無藥可延黃帝壽。有人曾哭老聃來。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。老子青鹿上升之說。何往非幻。又釋迦云。我今背痛。將入涅槃。經云。佛於桑樹下右脇側卧而化。老子化胡經云。周匡王五年。佛七十九歲。死於拘尸那城。雙林木下。葬於回鹿山。他如彭祖七百。偓佺千歲。例以歲紀。亦同歸於盡而已。况其事不經見。皆寓言稗說之錄。

乎。禮外傳曰。壽者百二十。過此不死。為失期。為妖。惟然。則秦皇漢武。殆未知失歸之恠也。唐牛僧孺曰。人以得其死為壽。兵為力死。刑為獄死。不耕織。為餒死。寒死。老無依。病無託。為孤死。舍是皆可言。壽。老子亦曰。死而不亡者壽。則必可傳。雖死猶生也。

人誰無死

古今事通。韓王溫甫。燕人。推第為鳳翔判官。北兵圍燕。夏人陷遼州。王募兵屯華亭。敗夏人。因移檄關中。略云。人誰無死。有臣子之當為。事至于今。忍君親之弗顧。勿謂百年身後。虛名一聽。史臣只於今日目前。何顏以居人世。王侯將相。寧有種子。富貴功名。當自致耳。或誣王有異志。收死獄中。士夫憤惜之。

物老則死

老君中經曰。人之年壽。終竟自死矣。何以言之以其不堅守神故也。譬猶萬物之生。非欲

求死。但自然枯槁死耳。

安死

呂氏春秋曰。古之人非無寶也。其所寶者異也。孫叔敖疾。將死。戒其子曰。王數封我矣。吾不受也。孫

叔敖。楚大夫。為賈之子。莊王之令尹也。為我死。王則封汝。必無受利地。人所貪利之地。楚越之間。有寢之丘者。此其地不利。人不利之。而名甚惡。惡謂名丘也。荆人畏鬼。而越人信禰。言荆人畏鬼神。越人信吉凶之禰祥。此地名丘。畏惡之名。終不利也。可長有者。其唯此也。唯獨也。孫叔敖死。王果

以美地封其子。而子辭。請寢之丘。故至今不失。孫叔敖之知。知不以利為利矣。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。此有道德者之所以異乎俗也。眾人利利。

孫叔敖病利。故曰所以異於俗也。五負亡。荆急求之。登太行而望鄭曰。蓋是國也。地險而民多知。登升也。太行。山名。處則未聞多知。將問所以自竄。

也。其主俗主也。不足與舉。舉猶謀也。俗主不肯凡君。去鄭而之許。見許公而問所之。許公不應。東南嚮而唾。欲令之吳也。五負載拜受。賜曰。知所之。

矣。因如吳。過於荆。至江上欲涉。涉。渡。見一丈人。丈人長老稱也。刺小船方將漁。從而請焉。丈人度之絕江。絕。過。問其名族。族。姓。則不肯告。丈人不肯。

告。解其劍以予。一作獻。丈人曰。此千金之劍也。願獻之。獻。上。也。丈人。丈人。不肯受。曰。荆國之法。得五負者爵執圭。祿萬儔。金千鎰。昔者子胥過吾猶。

一作尚。不取。執圭。周禮。使執信圭。言爵之為侯也。萬儔。萬石也。金千鎰。二

十兩為一鎰。不取子胥以受賞也。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。今我何一

作焉。以子之千金劍為予。五負過於吳。過。猶至也。使人求之江上。則不能得也。每食必祭之。祝曰。江上之丈人。天地至大矣。至眾矣。將奚不有為也。而無以為為矣。何不有為。言無不為也。江上丈人。無以為為矣。無以為為。乃大有於五負也。故曰而無以為也。而無以為之。名不可得而聞。聞。知也。身不。

可得而見。求之江上。不能得也。其惟江上之丈人乎。宋之野人耕而得玉。獻之司城子罕。子罕不受。司城。官名。野人。請曰。此野人之寶也。願相國為

之賜而受之也。子罕曰。子以玉為寶。我以不受為寶。故宋國之長者曰。子罕非無寶也。所寶者異也。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。兒子。小兒。兒子必

取搏黍矣。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。鄙人必取百金矣。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。以示賢者。賢者必取至言矣。其知彌精。其所取彌精。其知彌

猶。其所取彌猶。精。

微妙也。猶。麤疏也。

知死

樂庵語錄先生自幼講明道學。中年以後。絕欲清修。於崑山南。架屋數間。號樂庵。時往來

其間。焚香酌茗。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。淳熙戊戌夏。微覺不喜食。即往樂庵。諸子侍旁。時女兄亦求問疾。先生曰。某將老死。姊無庸憂。人之死生如晝夜。生處便是死處。死處便是生處。若恁地理會得。又那得生死。語竟。即取紙數十幅。為手簡。徧別親舊。作遺訓六事。以示諸子。云。皆吾治命。不得違戾。吾平生性命道德之學。治亂安危之策。不獨載諸空言。亦粗見之行事。今既永訣。豈容緘默。戲說偈曰。罕木隨身得自由。應緣已畢復何求。翛然來往等孤鴈。影落寒潭迹不留。書訖。且語諸子曰。吾本欲便往。為天氣不爽。姑少留以俟月上。及夜沐浴。遂冠櫛起坐。精神自若。了無

欠伸意。至二鼓而逝。是夕風月清美。如陽春高秋。天宇湛然。萬籟沉寂。不
類人境。識者知先生之逝。決非與萬物同盡者。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。吾
可漏子已有頃故處矣。豈非先知者耶。先生平日劇談道學。每語諸
公。看我臘月三十日。好好做箇散場。聞者憮然。至是乃相與歎服。**知**

人死

莊子應帝王篇。列子與神巫季咸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嘻。子
之先生死矣。弗活矣。不以旬數矣。吾見恠焉。見濕灰焉。列子入

泣涕沾襟。以告壺子。壺子曰。嚮吾示之以
地文萌乎。不震不圯。是殆見吾杜德機。

夢奠知死

禮記檀弓。孔子蚤作。

負手曳杖。消搖於門。歌曰。泰山其頽乎。梁木其壞乎。哲人其萎乎。夏后氏
殯於東階之上。則左在阼也。殷人殯於兩楹之間。則與賓主夾之也。周人
殯於西階之上。則左賓之也。而丘也。殷人也。予疇昔之夜。夢坐奠於兩楹
之間。夫明王不興。而天下其孰能宗予。予殆將死也。寢疾七日而殯矣。

遺書知死

漢書司馬相如既病免。居茂陵。天子曰。相如病甚。可
往。悉取其書。使者往而相如死。妻曰。長卿未死時。有

一卷書。曰。有使者求書。誦經期死。

酉陽雜俎。荊州百姓何軫妻
阿劉。事何軫。鬻販為業。妻劉

氏少斷酒肉。常持金剛經。先焚香像前。願年止四十五。臨終心不亂。先知死日至。大和四年冬。四十五矣。悉捨資裝供僧。欲入歲假。過別親故。何軫以為病。不信至歲除日。請僧受八關沐浴。易衣獨處一室。跌坐高聲念經。及辨色悄然。兒女排室入中看之。已卒。頂熱灼手。何軫以僧禮葬。塔在荆北。

夢詩知死

宋江少虞類苑。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。乃中表也。俱有高節。以吟詠相善。野於東郊鑿

室方丈。蔭以脩竹泉流。其前白樂天洞。漬結茅中條之陰。曰浮雲堂。皆有瀟灑之趣。每乘興相過。賦詩飲酒。累日乃去。一日漬過野曰。前夕恍惚如夢中。床下有人曰。行到水窮處。未知天盡時。即正悞曰。蓋云坐看雲起時。對曰。此浮雲安能起耶。漬水命此必死期。故來訪別。還家未幾卒。蜀人任玠溫如。晚寓寧州府宅。一夕夢一山吏貽詩曰。故園路遠歸去來。射玠和之曰。春風天遠望不盡。既覺自笑曰。吾其死乎。數日不疾而逝。

猿知死

三國蜀志。鄧芝為大將軍。見猿抱子在樹上。引弩射之。中猿母。其子為拔箭。以木葉塞創。芝乃歎息。拔弩水中。以傷

物性。自知當死。遂卒。

診脉知死

宋通鑑長編。萬適苑丘人。以翰林學士韓玉舉赴京師。及命為梁縣主簿。始受命。太

賢趙自化。惟其色變。為診脉曰。君將死矣。適猶勉赴朝謝。舉止山野。人皆笑之。後數日果卒。

心痛知父死

南郡新書裴敬爨父為陳王典所殺。敬爨時在城。忽自覺流涕不食。謂人曰。我大人凡有痛處。吾即不安。今日心痛。手足皆廢。事在不測。遂歸觀父。

果已

先知死期

事文類聚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。先知死期。令弟子市棺之具。至其日而終。

預知

死期

夢溪筆談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。遂欲隱居華山。圖南曰。佗人即不可知。如公者。吾當分半以相奉。然公方有官職。未可

議此。其勢如失。大家待君救火。豈可不赴也。乃贈以一詩曰。自吳入蜀是尋常。歌舞筵中救火忙。乞得金陵養閑散。亦須多謝鬢邊瘡。始皆不諭其言。後忠定更鎮抗益。晚年有瘡發于頂。後治不差。遂自請得金陵。皆如此詩言。忠定在蜀日。與一僧善。及歸。謂僧曰。君當送我到鹿頭。有事奉託。僧依其言至鹿頭關。忠定出一書封角。付僧曰。謹收此。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。當請於官司。對眾發之。慎不可私發。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。必有大禍。僧得其書。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。時凌侍郎策帥蜀。僧乃持其書詣府。具陳忠定之言。其僧亦有道者。凌信其言。集從官共開之。乃忠定真

容也。其上有手題曰。詠當血食於此。後數日得京師報。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。凌乃為之築廟於成都。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。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。知道者苟未至。脫然隨其所得淺深。皆有效驗。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。過梁下。與一佛者談。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。其人曰。此猶有所係。不若進退兩忘。師魯頃若有所得。自為文以記其說。後移鄧州。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。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。仍囑以後事。文正極訝之。時方饌客。掌書記朱炎在坐。炎老人好佛學。文正以師魯書示炎。曰。師魯遽謫失意。遂至乖理。殊可恠也。宜往見之。為致意開譬之。無使成疾。炎即詣尹。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。見炎來。道文正意。乃笑曰。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。殊死矣。與炎談論頃時。遂隱几而卒。炎急使人馳報文正。文正至。哭之甚哀。師魯忽舉頭曰。早已與公別。安用復來。文正驚問。所以師魯笑曰。死生常理也。希文豈不達此。又問其後事。尹曰。此在公耳。乃揖希文復遊。俄頃。又舉頭顧希文曰。亦無鬼神。亦無恐怖。言訖。遂長往。師魯所養至此。可謂有力矣。尚未能脫有無之見。何也。得非進退兩忘。猶存曾中歟。吳人鄭夷甫。少年登科第。有美才。嘉祐中。監高郵軍稅務。嘗遇一術士。能推人死期。無不驗者。令推其命。不過三十五歲。憂傷感歎。殆不可

堪。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。久之。潤州金山一僧端坐。與人談笑間。遂化去。夷甫聞之。喟然嘆曰。既不得壽。得如此僧。復何憾哉。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。往還吳中。歲餘。忽有所見。曰。生死之理。我知之矣。遂釋然放懷。無復芥蒂。後調封州判官。預知死日。先期旬日。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。及次叙家事備盡。至期沐浴更衣。公舍外有小園面溪。一亭潔飾。夷甫至其間。親督人洒掃。及焚香。揮手指畫之間。屹然立化。家人奔出呼之。已立僵矣。亭亭如植木。一手猶作指畫之狀。郡守而下。少時皆至。民觀者如牆。明月乃就斂。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略叙其事。余與夷甫遠親。知之甚詳。士人中。蓋未曾有此事。事文類聚宋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。公既顯達。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。作憶霖詩云。寄語巢由莫相笑。此生中不羨輕肥。晚年守宛丘。有破褐騎驢。扣門大呼曰。語尚書青州傅霖。聞吏走白。公曰。傅先生天下士。汝何人。敢呼姓名。霖笑曰。別子一世。尚爾童心。是豈知世間有我哉。公問昔何隱而今出。霖曰。子將去矣。來報子爾。公曰。詠亦自知之。霖曰。知復何言。後一月。公薨。熙寧十年夏。康節感微疾。氣日益耗。神日益明。笑謂司馬溫公曰。雍欲觀化一巡。如何。溫公曰。先生未應至此。康節笑曰。死生亦常事耳。張橫渠先生喜論命。來問疾。因曰。先生論命否。當推之。康

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。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。橫渠曰。先生知天命矣。載尚何言。程伊川曰。先生至此。他人無以為力。願自主張。康節曰。平生學道豈不知此。然亦無可主張。時康節居正寢。諸公議後事於外。有欲葬近洛城者。康節已知。呼伯溫入曰。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。當從伊川先塋耳。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。生于太平世。長于太平世。死于太平世。客問年幾何。六十有七歲。俯仰天地間。浩然獨無愧。以是夜五更捐館。

預營死事

猗覺寮雜記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。取制於邢山鄭祭仲之墓。陶淵明自作挽詞。自祭文。杜

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厚皆自撰墓誌。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。自為誌。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。乃作遺表墓志祭文。謂之達亦可。謂之近名亦可。處死若魯公可也。知死後佳甚

避黨錄葉衡罷相歸金華。一日忽忽

不樂。問安曰。某且死無所恨。未知死後佳否耳。一士在下座。作而對曰。佳甚。問何以知。曰。使死而不佳。皆逃歸矣。一死不及。是以知其佳也。皆笑。明年葉陟方乃死

書舜典。五十載陟方乃死。竇牖開評書曰。五十載陟方乃死。陟方猶言升遐耳。既曰陟方。又曰

薨。